



医药学院 610 2 09014063

白塔

baita

● 小林金三 著

● 黄 芳 王紫薇

李 敏 冯英华 / 译

● 谷学谦 / 审 校



吉林文史出版社



医药学院 610 2 09014063

白塔

- 小林金三 / 著
- 黄 芳 王紫薇
李 敏 冯英华 / 译
- 谷学谦 / 审 校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新登字 07 号

白 塔

编 著 小林金三
责任编辑 姜 越

封面设计 大 熊

出 版 者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发 行 者 吉林文史出版社

印 刷 者 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218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80626-600-3/K·171

定 价 39.80 元

前 言

已然成为历史的满洲国^①，横跨辽宁、吉林、黑龙江东北三省，并且包括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在它建国十三年后的公元 1945 年，随着日本在二战中的失败而宣告灭亡。

满洲国曾经有所大学，叫“建国大学”。该校是 1938 年 5 月，奉满洲国皇帝的旨意而创立的。七年后，在满洲国灭亡的同时而停办。

建国大学总长由国务院总理大臣兼任。奉天农大、新京政法大学、哈尔滨学院等大学均由民生部管辖，学制为三年。唯独建国大学由国务院直辖，预科三年，本科（政治、经济、文教三学科）三年，是唯一实行六年制的“最高学府”。

在办学七年多的期间，从日本、满洲、朝鲜、台湾、蒙古、俄罗斯的各民族中间共挑选了 1500 名年轻人在此学习。在校的六年，完全实行全寄宿制，以实行将宿舍办成学塾的独特教育方式为目标。学费为全额公费。

“建国大学是以培养领会建国精神之精髓，探究学问之奥义。且能身体力行，作为建设道义世界的先觉领导者的人才为目的的。”（建国大学令第一条）

^① 日本侵略者侵占中国东北后，扶植傀儡政权，建立所谓的“满洲国”。这是由日本关东军操纵的，一切由日本关东军说了算的反动的伪政权，应称之为“伪满洲国”。全书在叙述中凡出现“满洲国”之处，均应称之为“伪满洲国”。在叙述中有所谓“建国”等字样，是指建立伪满洲国，应加上引号。“建国大学”应称之为“伪满洲国建国大学”（简称“伪满建大”）。这些字样全书出现的较多。译为保留原著作的风貌没有做文字上的改动，特在此注解中加以说明。以下在叙述中再出现这些字样，不再加注（人物在对话中出现的，当然与叙述不同）。——编者注。

并以民族协和为目的,以“民族共塾”的独特形式被世人所注目(编者注:“民族共塾”即多民族的学员在同一所学校接受相同的反动教育)。

从那时起,迄今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

到2002年3月末,名册所记载的第一期至第九期的日系学员依然健在的只有386名,几乎半数都已经故去,不在人世了!

1980年终于成功地实现了日系同窗第一次访中。1992年第一次建大同窗会在长春召开时,中国方面有127名,日本方面有150名学员欢聚集一起,继之在北京中日合计有250名同窗和他们的家人汇聚一堂。

从那以后,除作为同窗会数次访中以外,每期学员之间的交流,个人的访日、访中更是不计其数。再加上与他们的后代之间的联系,巩固了深厚的友谊纽带。

这所我们曾经一同度过青春时代的建国大学,日本同窗将其称为“梦幻大学”,而中国同窗则将其称为“伪满建国大学”。



序 言

中文译书序

《白塔》作者为小林金三。日本北海道人，新闻记者，社论·时事评论撰稿人，曾任《北海道新闻社》总社社论委员室主任。他还是位画家。

小林金三先生 1923 年生于北海道三笠市。1941 年考入当时设在长春的伪满洲国建国大学(以下简称伪满建大)，为该校第四期学生。1945 年日本侵略者战败投降后回国任职。

中日建交后，于 1978 年应中国政府邀请，由他推动组织了日本共同社、《朝日新闻》社、《读卖新闻》社、《每日新闻》社、NHK 电视台等十三家主要媒体的社论委员长参加的访华团，并担任访华团秘书长。

邓小平同志接见了该团，并接受了两个多小时的问答式采访。次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此次会见与采访的消息，同时刊登了会见照片。此后小林先生又多次来华访问。

1980 年，中国外交部决定在北海道札幌市建立总领事馆。首任总领事陈抗同志曾是伪满建大第五期学生。早在中日建交前，他就由中国外交部派到驻日本廖承志办事处工作，已与日本校友建立联系，与小林金三的来往尤为密切。在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馆舍筹建的全过程中，小林先生不负陈抗同志所托，不辞辛劳，竭尽全力，从选址、购买土地到修缮诸多方面，调动他各方人脉关系，经过一番苦心运作，最终用低价在一块黄金地段购得一座可供办公兼有宿舍的四层大楼。这展现了小林先生对校友的鼎力协助和对中国的友善情谊。

历史进入了 21 世纪，小林先生已是年逾八旬的高龄老人。

他把青年时代在伪满建大读书时的亲身经历及其所见所闻和所思做为素材,运用文学形式写出带有自传体的小说《白塔》,于2002年在日本国内出版发行。

我们几个耄耋老者,早年在日伪时期,曾在伪满建大读过书,并曾于1997年受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托,参加《回忆伪满建国大学》一书的编辑工作。所以,对该大学有过较系统的了解。当我们看到小说《白塔》之后,认为小说中除了人名和个别情节是文艺作品所能允许的虚构之外,校内校外所发生的重大事件,都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史实,譬如:旅行中看见的日本开拓团的掠夺;中国农村经济的凋蔽;日本学生搞的“马小屋事件”;中国学生的读书会;中国学生反满抗日活动,以及他们被捕、被害和离校入关参加抗日第一线的行动;朝鲜族学生的祖国情怀,等等。从这个角度看,这部作品也可看做是历史文艺小说。同时,我们对小林先生敢于直面历史的勇气和求实的精神,感到敬佩!为此,我们就萌生出将小说译成中文出版的念头。这既为小林先生尽校友同窗之谊,也为中日文化交流尽力,也为中日友好民间交流添砖加瓦,把“往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主张落在实处!

这部小说,是一位日本人写给他的同胞日本人看的书,作者自然要考虑到日本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心理需求,再加上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和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尽量保留原著风貌,所以,在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上、观念上会有某些差异,也是必然的。对此,我们相信中国读者的鉴别能力,自会做出自我判断。

小说既然是以伪满建大做为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为了帮助中国读者对这个少为人知的特殊大学有所了解,以利于理解小说,在此对该校做简单介绍:

伪满建大位于长春市南郊的欢喜岭。它筹建于1937年,正式开学为1938年,即第一期学生在这一年入学,至1945年8月日



本侵略者战败投降、伪满政权垮台而宣布解散。此间,经历了七年的时间,共招收第一期至第八期学生约为 1200 人左右,每学年招考新生约 150 人。

该大学完全是由日本关东军参谋部一手策划与筹建的,其建校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培养“建设道义世界的先觉指导者”。(建国大学令)对这句话直白一点的解读,就是培养“为殖民统治服务的高等官吏。”

为达此目的,殖民统治者也煞费苦心,不惜血本!

首先,将该大学置于伪满国务院直辖之下,指定国务总理大臣兼任校长(总长),而其他大学归伪文教部领导。并堂而皇之封之为伪满洲国的“最高学府”。掌管学校实权的副校长(副总长)均为日本人。首任副校长为日本国皇道史观的御用学者作田莊一,继任副校长为日本陆军退役中將尾高龟藏。授课教授多为从日本国内各大学请来的日本人,课堂和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均为日语。

其次,建立“塾”生活制。伪满建大学制为六年(其他大学为三年或四年),前期三年为普通科,后期三年分政治、经济、文化三个专科。六年期间学生全部住宿过集体生活,衣、食、住、学全部“官费”。校方将招考来的各方面的学生统一混合编入各“塾”,设“塾头”一人(日本人,副教授、助教任之),进行军事化“兵营”式的管理,将“塾”作为“道场”进行思想监督和精神训练。此外,除课堂授课外尚有军事、农事、武道(柔道、剑道、合气道)等等训练。

再次,招生范围及方法。这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一环,侵略者是不会放松的!

招生范围十分广扩——

从日本本土和居住在满洲的应届毕业于日本中学的学生;从被日本侵略占的朝鲜半岛和我国的台湾岛招考均已改为日本姓氏的朝鲜族、中国汉族的中学毕业生。这些学生入学后,统称为“日系”。他们占据每年招生的 150 人中的半数——75 人以上。

与之相对,称之为“满系”的学生,则是从居住在沦为殖民地的东北三省招考来的汉、满、回、达斡尔等民族的应届中学毕业生。这部分学生占每年招生数额的35%到43%,也就是50到60多人不等。

剩余的10%到15%,则从当时划入东北的内蒙古的盟旗招考来的中国蒙古族学生和从俄罗斯移民来的俄罗斯民族(俗称“白俄”)的学生,约为10人到20人之间。

殖民统治者正是想用这种招考各方面的学生来校读书的方法,标榜他的“民族协和”,使伪满建大成为一个展览所谓协和的“橱窗”。

伪满时期,各大学是采取统一招生、统一考试的办法进行。惟有伪满建大(还有伪满军官学校)是在此之前提前招生、考试、录取。显然,他们是要抢在别人之前,把成绩好的学生挑走(在日本内地也如此办理)。

为了表示对该校的“恩宠”与“特殊”,殖民统治者在第一期学生开学与毕业的典礼上,令伪满傀儡皇帝溥仪也来校登台表演。

如上所述,殖民统治者建校的目的及其教育的反动实质,则是一目了然!但就来这里读书的学生而言,对他们灌输的东西是否接受、接受到什么程度,则是另一回事了!

小说里写到的“马小屋事件”(马厩事件),那是发生在“日系”学生中的真事。事件虽是少数日本人所为,确也集中地反映出日本学生对学校授课内容、各种训练以及塾生活制度的强烈不满和抗议。也反映出部分日本学生内心的困惑和苦恼。此事件对学校当局震动不小!

而当时被称为“满系”的中国学生又是怎样的?他们有更活跃、更为隐蔽的一整套活动方式。

粗略计算,伪满建大在七年半的时间里,共招收8期中国学生483人。其中先期入学的学生年龄较大,都受过祖国初高中教育,头脑中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比较清楚。从他们开始,通过各



种渠道和机会搜集进步书刊进行秘密传阅。就是后来入学的各期中国学生,在他们入学前接受的是所谓“国民高等学校”(国高)中等教育,然而,他们从其父兄辈和师长及广泛的社会生活中,早已将民族和国家意识溶入到血液之中,他们是带着对外族侵略的原生态的抵制力而走进伪满建大校园的。每期新生入学,上年级的中国同学都组织热情欢迎,同时利用同乡和中学同校的关系进行交往,进而组织秘密传书,这已形成了传统。所以,在伪满建大的中国同学之间有个独有的称谓,就是“老大哥”!不管其真实年龄大小,总是对上年级的同学用此称呼,以示亲切和尊敬。时至今日,仍旧如此。他们开始有读书会组织,后来为防破坏,就改为个别串联秘密传阅的方式了。图书刊物种类繁多,政治、经济、历史、哲学、诗歌、小说……中文日文全有,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周佛海的《三民主义解说》(日文本),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周谷城的《中国通史》,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苏联米定的《新哲学大纲》,日本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马克思的《资本论》(日文本),还有鲁迅、巴金、矛盾、高尔基、歌德等人的小说、杂文和诗歌等等。除秘密传书,同时还教唱革命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路歌》、《拉犁歌》、岳飞的《满江红》等等。当年这些青年学子们,在高唱这些革命和爱国歌曲时,真是激情满怀、热血沸腾!

读书和歌唱革命歌曲,既满足了青年学生求知的欲望,也开拓了他们的视野,在理论上得到启蒙,为日后的深研打下一定的基础,更促进中国学生在已有的基础上,祖国观念、民族意识、爱国主义思想迅速地腾升起来!他们不再满足于只在校内读进步书籍、探求真理和歌唱革命歌曲,他们要有具体行动!这个行动,就是要参加反满抗日的战斗中去,直面侵略者,为保卫祖国而献身!

我们做过不完全统计,在七年半的时间里,在483名中国学

生中,由于“反满抗日”的罪名而先后几批被关东军宪兵队逮捕的有 32 人,其中三人被害于狱中。另有 41 人先后弃学离校进入关内参加抗战。除了第八期学生是刚刚入学之外,一期至七期生中均有被捕的。被捕和进关的,约为 65 人到 70 人,约占一至七期的中国学生总数的 16% 左右,也就是说在 6 个人到 7 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人不是被捕就是进入关内的抗日第一线。

面对这样一份既不精确也不全面的统计数字,人们会如何去解悟这个数字所涵盖的意义,就用不着笔者去赘述了。

也正是由于在伪满建大时期有过秘密阅读进步书籍的活动,为日后多数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确立,有某些正面的辅益。进关的同学,多数经过展转参加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去了。跟着国民党走的人,屈指可数。

1945 年抗战胜利后,仍留在蒋管区大学里继续读书的伪满建大学生,多数成为当时反蒋、反内战学生运动的骨干力量。解放战争开始,他们又先后分批进入解放区参加革命。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在几十年的工作中锻炼成长,有的成为省部级的高级干部,相当多的人成为司局级干部或是大学校长、教授、作家、工程师等高级知识分子,在党、政、军、外交、文化、教育、科研诸多战线上,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尽了义务,做出了奉献。

《白塔》的翻译工作,先是由四位青年同志译成初稿,再由谷学谦教授审校,最后经我们几位老同学分别通读、研究定稿。由于我们年事已高、精力不佳、水平有限,故译文中缺憾和不足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谅解和指正。还要特别感谢出版社诸位鼎力相助之功,若无诸公的义务出工献力,优惠诸多费用,只靠我们几个老头子,是绝对办不成这件事的。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编译老者

2006 年 3 月 6 日

致中国读者

我生于日本北方的岛屿——北海道的一个小小煤矿地区。父亲是铁匠，流汗劳动一生。母亲除了做饭、洗衣服和做针线活儿等家务事之外，还租借了地主的土地耕种，在这繁忙劳作之中哺育了九个孩子。

由于不可思议的机缘引导我踏上了中国大陆。在大学里与中国、蒙古、朝鲜、俄罗斯等不同民族学友们同吃同住、同堂学习。这些对于岛国出生的我是一种新的体验：

- (一)广阔无垠的大地令我倾倒；
- (二)语言、面貌、生活习惯各异的各民族同学使我感铭至深；
- (三)第一次能从国外(即中国)观察祖国日本；
- (四)日本的战败。

这些体验决定了我以后的人生。尤其是日本的战败使我在前三种体验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新的认识，即：

- (一)中国大陆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 (二)中国(包括中国台湾)、朝鲜的学友们在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下饱受苦难；
- (三)祖国日本变成了军国主义疯狂统治下的国家。

于是，我知道了自己的无知，认清了历史的真面目。我的战后生活就从这里，从这些体验开始了。

北海道原先是先住民族阿伊努人的居住地。“本州”各地的贫穷家庭的子弟老二、老三们怀着梦想相继来到了北海道开发经营，我的父母也在其中。以后本地出产的煤炭、木材、水产等丰富的资源支援了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北海道实际上成了所谓的国内殖民地(或内国殖民地)。所以我想到了：不管国家在谈论什么大问题，只要是不首先承认地方的自主性，实施自治，国家

是不会好起来的！幸而我在战后就职于地方报《北海道新闻》社，不久又作为社论委员负责“地方自治”栏，由此据有了强大的舆论阵地。

之后，我又负责政治方面的栏目，连续主张日中恢复邦交、反对越南战争、反对日韩条约、归还冲绳等重大事项，通过这些不断地努力工作，尽了职责，可谓聊以补偿了战争欠下的债吧！

退休后有了充裕的时间，开始回顾过去，这时不由得发现浮现在眼前的多是那些各民族学友们。进而意识到是否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呢？当我意识到他们的存在份量之重时，自然就想到了应当验证和重现与他们同吃住同学习同劳动的学生时代。这就是我写作《白塔》的动机。

当然，在写作当中如果没有老同学杨增志、董国良、聂长林、陈抗等各位的证实，本著作是无法完成的。在此特表衷心感谢之意！《白塔》的翻译全靠几位在我之后入学的几期老同学的鼎力相助，方能译成中文，得以在中国出版发行，在此对几位老同学表示诚挚谢意！特别是谷学谦老同学的全面审校和可人老同学的交涉出版事宜，在此特表敬意！

中国读者各位从《白塔》的阅读中能得到什么？这是我所期待知道的。如果让我冒昧地提示一句的话，就请留意下列事实：

（一）中国学友们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充满险恶的环境里，是怎样燃起民族独立之火而冲向布满荆棘之路的？

（二）与此同时，日本同学以宽容的心态看待中国同学的抵抗活动，从未发现有告密等事。

最后，我祈望日中友好世代继续下去！

小林金三

2006年3月3日

（谷学谦译）



目 录

序 言	(1)
中文译书序	(1)
致中国读者	(7)
前 言	(1)
1 章 看见“满洲”啦!	(1)
一、小原宏与祝平化	(1)
二、大陆——无垠大地的延续	(26)
三、古城有座白塔	(39)
四、月龄、月琴姐妹	(50)
五、愿把热河变成森林	(69)
六、开拓团的矛盾	(103)
2 章 反满抗日运动的渗透	(120)
一、满系学生被捕	(120)
二、困惑中的大学	(124)
三、作田副总长的苦恼	(127)
四、紧张的地下组织	(131)
五、马建功与高森文雄	(137)
六、李树三也	(142)
七、通 信	(144)
3 章 塾生活	(160)
一、塾头之间的对立	(160)
二、改革塾制度的呼声	(164)
三、下田久男疯了	(169)

四、用日语说话!	(175)
五、要都一样了,“差别”又是什么?	(182)
4 章 苦恼与决心	(191)
一、狱中斗争与死亡	(191)
二、地下组织的整合	(199)
三、藤木在自我探索	(203)
5 章 学生出征	(217)
一、学生出征的通知来了	(217)
二、各民族学生的活动	(228)
三、暗 杀	(242)
结束语——关闭大学	(255)
后 记	(257)



1 章 看见“满洲”啦！

一、小原宏和祝平化

(一)

由于旁边人的动静，睁开了眼睛，有一种好像从大地深处爬上来时似的感觉，醒来了。

清晨五点，宣告起床的大鼓声，在黑暗中闷沉沉地响起，暗淡的无伞电灯泡在寒气中颤动。1942年1月30日，预科三年级第四塾走廊里的温度计指示标志停留在零下25度。

揉着惺忪的睡眼，慢慢开始起床的集体，渐渐回复了往日的举动。大抖动着身体，站起来的小原宏正和还坐在旁边床上的满系（汉族、满族、回族等当时的总称）学员王国良四目相接，王面无表情地向微笑着的小原举了一下手。

两人属于同一个班级，行动也总是在一起。

一期（本科生二年级）、二期（本科一年级）、三期（预科三年级）的学员们都汇集在弥漫着濛濛蒸气的食堂里。早饭用大米和小米所熬成的粥是炊事委员费尽心思，彻夜制成的。热粥缓缓落入冷腹，感受着粥的温暖。大家都无言，只是埋头吃饭。

一回到宿舍，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马上开始打点行装，在操场集合。罩上衣领和袖口都缝着兔毛皮，并且絮了棉花的防寒

大衣；放下防寒帽上的护耳，盖住耳朵；穿上绵制的防寒靴。里面穿的不是制服，而是普通的上下都絮入棉花的防寒服。左右两个肩膀上斜耷拉着两个黄色挎包。里面装着换洗衣服和相当两顿的盒饭、文具和洗漱用品等等。还有一个劲往“背囊”里塞东西，鼓鼓囊囊地几乎要被撑破了似的。

五百多人的集体。走出校门后，向左拐北上，以位于直线延伸的大同大街^①八公里处正面的新京火车站^②为目标，开始前进。满天星斗闪烁，还不见黎明的预兆。日出之前，是一天中温度最低的时刻，仅仅露出一点点面孔也感觉到了逼人的寒气。

入学以来，已经走过了几十次，这条路已经很熟悉了，整个集体一言不发地向目的地前进。

旅行计划是去年11月上旬公布的，那一年是公元1941年，昭和16年、满洲国历康德^③八年。公布后的一个月，即12月8日，日本正式向美英宣战。

旅行是由协和会和大学一同决定的，为了谋求建国精神的彻底普及化，决定将建大学员派遣至全满五十个地区，为期三周。

满洲国建国以来就不承认政党，因此也没有议会民主制，通过代替政党的组织——协和会，实行翼赞体制。建大学生在入学的同时就必须加入协和会。

大学方面接受了由协和会统监部所指导的、被称为“建国大学学生实地训练”的地方去工作，并发表了如下纲要。

目的：鉴于我国建国纲要的特殊性，为了加深对与政府一体的协和会运动的认识，培养做为建国精神的领会者所应具有的信念和实践能力，并有为国捐躯至高热情的领导者。

① “大同大街”，今为人民大街。

② “新京火车站”，即今天的长春火车站。

③ “康德”，伪满洲国年号。——编者注。

